

短篇小說

歸來

師範

第五十七次慢車進了站。那不但不是車慢，連人們走下來也是慢吞吞的。那不算奇怪。這是說，如果你知道這裡不過是一個小鎮，而且又是這條鄉村鐵道的終點的話，那或者會感覺到他們用這種速度下車還嫌太快一點。實際上，多少年以來，這裡的人們已經習慣於一種近乎遲鈍的，對任何事都安之若素的生活。平靜，是這個近乎鄉村的鎮特有的性格。

不但一般的人們這樣，連檢票員蘇清河也是一樣。幾乎要等到那第一個下車的小脚老太太闖了很久快到達檢票口的時候，蘇清河才打了一個呵欠從站房裡走出來，踱到檢票口去，而不得不使那位老太太在那檢票口等着他的來到。然後，他開了鎖，把門打開，一面打着呵欠，一面沒精打采的跟每一個走過去的人打着招呼：「伯伯，回來啦？」「大媽進城去了？」或者問候他們。小鎮的人不多，不但蘇清河因為檢票而完全熟識，實際上任何一個在小鎮居住的人，幾乎都互相認識的。

四、五分鐘以後，月票上已經沒有人了。於是他打完最後一個呵欠，準備鎖門，再回到他的黑甜鄉去。但就在這時候，有一個青年低着頭，從那看起來已經不會再有人在裡面的，那節小小的代用車廂裡，用更慢的步伐走了下來。他穿了一件淡藍色的襯衣，一條深藍色的帆布長褲。他的腳上拖着一雙高幫的黃色皮鞋，那鞋頭上一塊塊的白色顯示這雙鞋已穿了很久，而沒有擦過油。在他稍亂的頭髮底下，隱約可以看到一張略嫌蒼白，但仍不失為健康的臉龐。大概是他的眼睛裡正放射着一種莫知所從的光芒，而促使他的嘴唇緊閉着，也促使他的脚步舉起得遲疑，而放下得更遲疑。

他遲疑着，遲疑着，向檢票口走去。那種緩慢的程度，使一向緩慢慣了的蘇清河也感到不耐煩起來。「喂！檢票員終於忍不住了：「你快一點好嗎？」那個青年被他這一叫，驚了一下，抬起頭來。

「嗨，我——」蘇清河這回可是真的叫了起來，「我說你不是大寶——呢，杜文耀嗎？」青年不靜了下來，定了定神，看清了對方是誰。「啊，是蘇大哥，」他微笑着走向檢票口：「您還在這裡！您這一向好？——到還認識我啊！」

「怎麼會不認識？」蘇清河滿意地笑了起來：「可不是，你離開這裡，——」突然，蘇清河想起了什麼事而收斂了自己的笑容說：「呢，你是有四、五年沒回來了吧？」

「嗯，可不是已經五年了嗎？」然後，他像要跟對方解釋什麼，注視着對方的臉說：「蘇大哥，我……」

顯然比剛才來檢票口時快得多。年青的旅客像被人打了一棒悶棍一樣，呆立在檢票口。好幾秒鐘以後，他的心裡有着起伏不定的思潮。可不是，五年了。五年的時間，對杜文耀來說，不算太短。五年的時間，對杜文耀來說，有着萬千的感慨，也有說不盡的滄桑。這五年前，他還祇有十八歲。想起那可怕的歲月，那可怕的日子，——啊，這太可怕！

「喂，讓開些，車子來啦！」突然，他被前面的叫聲，驚退了他的思潮。抬起頭來，他才發覺他已走到馬路的中間來了，並且已經離開了車站有一段路。他怎麼往這條路上走來的？他自己也不知道。在他的面前不到二、三步的地方，有一輛牛車正對着他走來。他知道那叫聲就是從這車子上發出來的。退到路邊上去，然後他看了看車上坐着的人。

「啊，是簡老伯！」杜文耀喊了起來。「你——啊，你是大寶！」牛車上的老者在遲疑了一下以後也喊了起來：「很久不見你啦！」

「我是剛回來，簡老伯，」杜文耀停下了脚步：「您這一向好嗎？」「嗯，還是這樣子，馬馬虎虎。」簡老伯喝住了進行中的那頭大水牛笑着說：「我說你可長高了啊！那年我看到你，不過這樣高哪！」他用手裡的鞭子在車上比了一下：「已經五六年啦！你今年是廿幾了啊？」

「二十三。」杜文耀的臉上顯出了光彩。「可不是嗎？」簡老頭的臉上也掛上了笑容：「五六年不見啦，現在是在那兒做事啊？」杜文耀搖頭，向牛車走近過去。「還沒有找到事。」他懇切地向牛車上的人說：「簡老伯，你家還在收成吧？我替你踩收稻機好嗎？我是剛出來。」

「你說什麼？」簡老頭顯然有點不明白杜文耀的話。

「你認識月蓮吧？」杜文耀喘喘着說：「就爲了這我才進城去。」

「啊！就是你呀？」簡老頭收回了他的善意的笑容：「你的學名就是杜文耀？」他馬上坐正了他的身子，把鞭子揚了一揚，那牛車就開始走動了：「不，我家已收割好了，」他一邊搖頭，一邊看也不看杜文耀一眼的說：「



我不要幫工的。」

杜文耀呆立在路邊，目送那老頭跟他的牛車往前去，漸漸消失。他茫然的在那裡站了好久，才回過頭來，漫無目的的向前走去。

這不能怪他們。自從那個可怕的日子開始，他便受盡了不加辨別的輿論的指責，而終於被不容分辯的送進了城，在那個黑暗的囚房裡耗了他五年寶貴而旺盛的青春。對於小鎮而言，每一個熟識他，或者是認識他的人，都知道他是爲了什麼被送進城去的。雖然他們所知道的「爲什麼」與實際的「爲什麼」有點不同，但大眾所知道的「爲什麼」却是被公認了的，不容置疑的。他們公認他們所知道的「爲什麼」是準確的，因此他們公認爲杜文耀應該進城坐牢。而法官也就順從了公衆。因此現在，即便五年以前的杜文耀並未受了委曲，他們也不管五年以後的杜文耀是否已改正自己，而對他另眼相看。對小鎮的人們而言，杜文耀——或是大寶——這幾個字的本身就近代表着一種意義：罪惡。如同所有小鎮的人們一樣，他們害怕罪惡，更怕與罪惡的人接近。

因此他不恨他自己，他恨他自己，他記得在國民學校的時候，老師曾經給他們說過一則伊索寓言裡的故事：牧童與狼。那牧童平常老是說謊，到真的狼來了而他叫起來的時候，鄉人們却不再信任他了，而終於給狼吃掉。對杜文耀而言，這是一個大大的諷刺。從國民學校畢業以後，家裡既沒有能力給他繼續升學，而他自己也不大想讀書。他與同班的幾個都沒有升學的同學們，幾乎整天混在一起，遊手好閒。他既沒有得到人生的痛苦，自然也不知道生活的意義。他既沒有去過外縣任何城市，自然也不知道世界之大。在他看來，像他這樣的在小鎮上東走走，西逛逛，不斷的學習到新的調皮的生活，就是最有意義的生活。於是，他就這樣有意義的過下去。

在這種生活中間，他們了解了一種更有意義的生活：吃。不管怎麼玩，不管那一天，吃，總是必需的。而且，吃好的，也被他們所認識了。但他的家既窮，同伴的家也差不多。沒有錢，什麼事也辦不了，打撞球辦不了，賭博辦不了，吃東西更辦不了。他們得找些錢來，或者找些東西來吃。

起先是找些東西來吃。梁家的母雞剛不見，李家的鴨子又失蹤了。何老頭田裡的番薯前晚剛去了一些，張家老太婆種的西瓜又失去了三個。

時間久了，原因總要發現的。有一天他們偷雞，想不到那只鷄沒命的叫了起來，也吵醒了身強力壯的主人。沒有逃得了，被抓住了。仔細一看，就是鎮上熟人的孩子們，沒好意思怎麼說，教訓了一頓放走了，好心的主人也沒張揚出去。然後，有一段時間的平靜。但這平靜維持了好久。不久以後，他們又「不得不」做起手腳來，但第二次被抓到時，那物主可不象第一次的那個物主容易對付了。他們被送進了小鎮的警察派出所，備了案，擦了指模才給保出來。

但這不能保證他們不再犯案，因爲他們仍要玩，仍要吃。他們到處索賄，眼祇要能捺、他們到處「設法」錢，祇要能「設法」，許多辦法都想盡了，現在他們擺起玩三張紙牌的賭攤來。每一次他們都得心應手，但有一次他們碰了壁，給人家抓住了是作弊。人感興趣多，終於又被請進了派出所；弄來的錢全部吐出來，還得在派出所裡陪上一夜，因爲他們有了前科，保證比較嚴厲，隣居們不再再保，家長們也願他們受點教訓。

但這樣以後，他們反而不再再進派出所了。進派出所，不過關幾天，而且也不會賊止子。出來以後，還不是限進去以前一樣？這樣，他們進進出出於派出所，自己也記不清有多少次了，也不知擦下了多少的指模。他們知道在法律上而言，他們尚未成年，所以儘管怎麼樣犯，他們總不會有什麼事的，因爲他們還小。



廣告

吳阿發的增產故事

指導員講後阿發問

我種水稻，產加

起初生育

均良好

為什麼收成

都不

如意

?

!

!

!

!

!

!

!

!

!

!

!

!

!

!

!

!

!

!

可能你疏鉀  
用得太多沒有  
用鉀肥

32

又有農友問  
鉀肥施用於水稻  
反使葉色變  
淡，是否沒有  
肥效？

33

鉀肥不是要作  
粗健，最好三要  
素配合  
施用

34

六

# 種子界最大福音

## 世界最著最優タキイ種苗株式會社榮譽出品

### 長岡交配一號甘藍特點

- ① 收穫量可增加一倍以上
- ② 結球性最優秀(百分之百)
- ③ 耐病耐暑性強敵
- ④ 由本年度起以特用登錄

專用二重紙袋包裝加敝行負責人封印出售品質保證純正  
祈請認清選購

### 臺灣總經銷處 清輝行

## 其他可到各色優良種子及農藥謹列於左：

- 1 長岡交配二號白菜
- 2 海谷系三池中生
- 3 結球白菜白慢種
- 4 本白莖山東白菜
- 5 半結球山東白菜
- 6 丸葉山東白菜
- 7 白燕甘藍
- 8 根深葱

另有辦各色新鮮百花種子數拾種

### ▲農藥種類

- 1 愛克殺蟲粉
- 2 獅牌除蟲菊乳劑三%
- 3 ニツカリント

右記各色種子按七月中下旬運到  
數量無多不拘多少請早訂購

## 進出口商 清輝行

臺北市西寧南路四八號之一  
電話二七七八八號  
臺灣郵政劃撥儲金三七四〇號

但實際上他們已漸漸長大了，現在，他們開始了另一個新的興趣：女人。耳聞目睹，以及心理生理的轉變，這是一個很合理的題目。他們釘梢，吹口哨，吃她們豆腐，以及一種下意識的衝動，而對她們的貪婪的注視。

這樣，他們浪費着，浪費着。他們浪費着時間，浪費着精神，也浪費着不容易「掙」來的金錢。他們對這種無目的的生活覺得有礙無聊，但又不願與它告別。因為他們感覺到一旦與這種生活告別時，他們便更沒有事可做了。

但是有一天，杜文輝覺得可以告別了。也因為這一天，才使他坐了五年牢，那天他一個人先到撞球場，時間還早，同伴們還沒有來，連其他的撞球客人也還一個都沒有，那個平常被他吃豆腐吃慣了的，但是他們並無興趣的計分小姐在低着頭看連環圖畫。他剛要拿起桿子去打球，有一個女孩子跑進來找計分小姐。他看到了進來的這個女孩子的臉，於是她放下桿子走過去。

「啊，這樣漂亮的小姐！金花。」他叫着那個計分小姐：「他是不是新來的？你也不給我介紹介紹。」

「你別瞎扯了，」金花拉着那個陌生小姐的手：「人家呂小姐才不做這下等事呢！你連人家戲院老板小姐，都不認識呀？不過也難怪，人家是輕易不大出來的呀。你要認識？這還不容易！我馬上給你介紹，這是呂小姐，黃金戲院老闆的小姐；這是杜文輝，呢，小流氓！」

「你少給我罵人，」杜文輝轉臉向戲院小姐嘻皮笑臉的道：「可不是，我說我怎麼就從來沒見過呂小姐麼！真漂亮！啊，我請你看你自己家裡的電影怎麼樣？」

戲院小姐先是有答理。後來，她仔細看了看他的臉，平靜的說：「都這樣大一個人了，還鎮天胡鬧，自己想想，還有什麼意思？」

杜文輝料不到有人會教訓他，而且又是這樣一個比他還年輕的女人！幾年以來，他已對這小鎮上任何人的教訓不再「買賬」，因為他們對他不好；包括他自己的父母在內。現在居然有人來教訓他，他第一個反應真是氣極了。但隨即他的氣又平了一點，因為對方的態度很友善。實際上她的語氣沒有一點教訓他的意思，祇是他自己聽起來有點刺耳罷了。檢討一下這些日子以來，有誰還願意跟他講這些話？正如同金花所說的一樣，他們已把他看成了一個「小流氓」，而實際上也是。在這小鎮，他已沒有一個親人，沒有一個朋友。他已失去了一切，包括他的靈魂在內。而現在，有一個人使他的靈魂回來了，她應該是他的朋友，他也渴望他有這樣的一個朋友。

於是他聽從了她的話：他不願再胡鬧了。他開始擺脫那些「小流氓」朋友，當然不是一下子就能够，這得慢慢來。他開始與戲院小姐接近，而她也願意，因為她覺得杜文輝變好了，而如果杜文輝能變好，則是個理想的男友的想法，是她所一向想像着的。如今她的想法變成了事實，那個年輕英俊心地良善的男人，她為什麼會不願意與他交往？

但這事不久就被她的父親知道了，而勒令他的女兒停止再與這個小流氓往來。少女的內心不願，鄉村的禮教又不能向她的父親提出抗議，於是她祇好保持沉默，而仍偷偷的與他來往，並且如同一般少年男女一樣的，終於在愛的歷程上豎起了一個紀念碑。這下子戲院老闆怒極了，硬迫着女兒告到法院，說是杜文輝強姦了她，而老闆自己也告杜文輝強姦了他的女兒。杜文輝本來在小鎮的聲名狼藉，「改好」自己最近的事，而且「改好」又不像「學壞」那樣使別人家臉戶曉。戲院小姐的品德又是為人所稱道——因為小鎮的人們實在難得見到她——，再加上戲院老闆當地的名望與勢力，隣居們眾口一詞的指證，杜文輝自己的啞吧吃黃連，終於被判了五年的徒刑。(未完，下期續)